



仁陵誌狀

純宗大王

又 2
4090



4090

7

2

仁陵誌狀目錄

純宗大王

行錄

明敬王
妃諱教

行狀

仁陵誌文

封 王世子教命文

竹冊文

上尊號王冊文

樂章

謚冊文

哀冊文



定世室告由祝文

仁陵表石陰記

仁陵誌狀目錄

仁陵誌狀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

行錄

明敬王妃諱教。今上即位初年甲午。

嗚呼 大行大王庚戌六月十八日申時誕生其時宮人每夢見五雲中飛龍升天 綏嬪有身而眼光比常時益清神彩奇異是以 殿宮預卜有大慶也及誕生日表岐嶷儘天縱之聖自孩提時聰明絕人二歲之至日 父王嘉悅一齡之添先賜曆書時適抱在保母而對書屏披覽曆書較視書屏之同字而指之左右稱奇



仁陽言狀
天性至孝而及稍長致孝之中敬畏 父王非但無不恆之遊嬉 父王一有所不欲為則不復為焉未嘗有違拂即 殿宮之所稱道也亦嘗聞之於宮人矣事 殿宮無所間隔之中於 孝懿王后自幼親隨之異於常 父王每怡然教以孝根天性嘉悅之 自予入宮奉侍三十餘年性度沈深未嘗有可以度量平居坐卧罔或不正雖在幽獨之時跪坐而終日無戲言不與之接談則嚴威而仰之凜然威儀自然 殿宮定省或未躬行朝夕遣宦侍承安否而止平

日 慈宮忘寢膳晝夜勞瘁保護至慈至愛復何述焉壬午初喪親撰祭文盡之而 大行大王凡有 慈心之所欲為則靡不奉承如進御之節雖厭進而數三次連為送進則每每嘗進未嘗不御而空還此非 慈意奉順之篤能如是乎此宮中上下讚歎之事

辛壬兩年失顧復之恩廓然如無所依成服後日久而水刺全不進御每勸進而以自不能食為教 慈宮所御之處嘗取其便近即大造殿之南養心閣也每獨立瞻望王色憾然哀慕著顯伊時仰瞻尤切悲慟心焉如割

容寬大至於蜉蝣不傷生物 聖德如此實上天
照臨神祇在傍冀祝遐福大壽天胡忍斯俾當庚
寅慘毒之禍荐經情理所不忍之境因由一時之
患以今春秋至於斯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此何天
理此何人事當天地崩坼之慟收召飛越之精神
僅寫大綱平日至仁盛德不能形容萬一只益窮
天之慟五內崩裂而已

行狀

今年丙申上二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
王姓李諱 字 正宗大王之子母妃 孝
懿王后金氏贈領議政清原府院君靖翼公時默

女也 綏嬪朴氏寔生 王 嬪贈領議政忠獻
公準源女也 王以 正宗十四年庚戌六月十
八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之集福軒方在娠也宮
中有夢龍之瑞 綏嬪神彩澄澈瞻眄清炯迥異
於常已知為大慶之兆及誕彌之辰積雨忽晴景
晷如畫虹流廟井瑞彩煥爛盤繞宮林都人士女
奔走記祝即日以 正宗命 孝懿王后取以子
之定號 元子覃訏岐嶷隆準龍顏方口重頤同
符 正廟 正廟臨視喜甚曰是兒福祿非吾比
也二歲之冬至 正宗嘉其添齡賜以新曆 王
在抱披覽字有與屏上大字同者輒拈指之自幼

容寬大至於蜉蝣不傷生物 聖德如此實上天
照臨神祇在傍冀祝遐福大壽天胡忍斯俾當庚
寅慘毒之禍荐經情理所不忍之境因由一時之
患以今春秋至於斯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此何天
理此何人事當天地崩圻之慟收召飛越之精神
僅寫大綱平日至仁盛德不能形容萬一只益窮
天之慟五內崩裂而已

行狀

今年丙申上二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
王姓李^坤字^松 正宗大王之子母妃 孝
懿王后金氏贈領議政清原府院君靖翼公時默

女也 綏嬪朴氏寔生 王 嬪贈領議政忠獻
公準源女也 王以 正宗十四年庚戌六月十
八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之集福軒方在娠也宮
中有夢龍之瑞 綏嬪神彩澄澈瞻眄清炯迥異
於常已知為大慶之兆及誕彌之辰積雨忽晴景
晷如畫虹流廟井瑞彩煥爛盤繞宮林都人士女
奔走詔祝即日 正宗命 孝懿王后取以子
之定號 元子覃訃岐嶷隆準龍顏方口重頤同
符 正廟 正廟臨視喜甚曰是兒福祿非吾比
也二歲之冬至 正宗嘉其添齡賜以新曆 王
在抱披覽字有與屏上大字同者輒拈指之自幼

容寬大至於蜉蝣不傷生物 聖德如此實上天
照臨神祇在傍冀祝遐福大壽天胡忍斯俾當庚
寅慘毒之禍荐經情理所不忍之境因由一時之
患以今春秋至於斯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此何天
理此何人事當天地崩坼之慟收召飛越之精神
僅寫大綱平日至仁盛德不能形容萬一只益窮
天之慟五內崩裂而已

行狀

今丙申上二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
王姓李_也公寶 正宗大王之子母妃 孝
懿王后金氏贈領議政清原府院君靖翼公時默

女也 綏嬪朴氏寔生 王 嬪贈領議政忠獻

公準源女也 王以 正宗十四年庚戌六月十

八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之集福軒方在娠也宮

中有夢龍之瑞 綏嬪神彩澄澈瞻眄清炯迥異

於常已知為大慶之兆及誕彌之辰積雨忽晴景

晷如畫虹流廟井瑞彩煥爛盤繞宮林都人士女

奔走詔祝即日以 正宗命 孝懿王后取以子

之定號 元子覃訏岐嶷隆準龍顏方口重頤同

符 正廟 正廟臨視喜甚曰是兒福祿非吾比

也二歲之冬至 正宗嘉其添齡賜以新曆 王

在抱披覽字有與屏上大字同者輒拈指之自幼

聰明特異乃如此方在髫齡 正廟嚴於蒙養遇物必誨凡服之華盛味之膏腴勿令近口體賓僚必選端方之士以資薰陶常曰須得踈野不軟熟者方有嚴憚之效以故天縱之姿將就益早八歲與師傅諭善行相見禮講讀有程以其暇必命侍坐 正廟為之加讀書課程身教也庚申春正月朔朝冊 王世子 正廟教曰元子今為十一歲冊封之禮尚今遲遲蓋有待耳易貴易簡禮有三善亦粵我 顯廟故事并舉冠冊嘉三禮於一歲之中詒謨燕翼於千於萬豈非今日之所可仰遵乎仍命冠冊并舉嘉禮將行於是年以二月乙酉

冠于集福軒仍以是日受冊周旋中規禮儀可象禮既成陪駕謁 廟宮命捲簾使士民仰觀 王坐屹然若巨人顧眄有度羣情胥慶六月己卯 正宗昇遐 王以七月甲申即位于昌德宮之仁政門尊 王大妃為大王大妃 王妃為王大妃 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用國朝舊典也事大小王皆稟決焉上 大行大王謚曰文成武烈聖仁莊孝 廟號曰正 王冲年恤宅宗動罔違禮哀戚過之羣下進見語及 先王輒泫然流涕掩抑失聲國人服其至孝十一月甲申葬 正宗大王于 健陵在水原舊治花山即 顯隆園東第

仁陽諸地
二岡也凡都監所需財用並出內儲 新陵香炭
位田命以壯勇營屯土移畫皆所以紓民力也藥
院例有分定海錯珍果之非常貢者命永除之是
歲尊 正宗為世室辛酉罷宮寺奴婢世貢之法
命取其籍案火于通衢小民積痼之冤乃祛夏建
華寧殿于華城府 先朝御真自維與宅移奉
式遵瞻依之遺意庸責安虔之儀制教以堅固樸
實為度體 先王昭儉之德時有所謂西洋教者
自北而來一種邪徒潛相傳習誣天慢神遺君背
親戮滅倫常誘惑氓庶遂亟行鋤治誅其沈溺之
尤者黨與屏之四裔改悔者宥之天討載行闢之

廓如命諸道常加糾禁逐月登聞著為式壬戌罷
壯勇營營之財用以 貞純大妃命并屬內帑
王曰營既罷矣庫儲自應出給何必留之內府乎
於是 大妃亟寢初命凡有序胥一歸之大農其
有校吏逋負者并蕩之皆 王旨也 孝元殿祥
禪既過以禮儕祔 正宗大王于 太室行吉禘
冬十月甲寅行嘉禮 王妃安東金氏永安府院
君贈領議政忠文公祖淳女今 大王大妃也揀
擇禮已行於庚申春 先王已命之矣及遭大喪
主勢孤危賊臣金龜柱之餘孽乘時鷓張脅持壅
蔽至賊臣權裕之疏其計益急老臣忠愛之語發

於前席三揀不為之說行於一世禍將滔天聞者
心寒惟 貞純王后炳幾折奸力扶大綱舟梁誕
舉 宗社賴安癸亥春教以尚未瞻夫子廟宮於
予心不勝怵焉命舉謁聖禮比初元視學之賦典
也命禁宮房衙門庄土陳告之習守令之入於繡
啓者殿最居下者錄成冊子以備省閱申嚴貪吏
廢錮之法咸興火民家被燒至數千戶遣校理洪
奭周慰諭發交濟穀賑之蠲其戶還身役停鹿茸
之貢內下丹木胡椒以助結構真接之資民忘其
灾秋謁 健元陵 元陵自是以歲春秋歷謁
諸陵特施故相李頤命李健命趙泰乘不桃之典

遣官賜祭于道峯石室兩書院輦路起感也又特
侑高麗忠臣鄭夢周冬江華饑又頒帑藏以哺之
十二月仁政殿火 王大震惕教曰藐予小子叨
承堂構之責居常懍惕若不克負荷今茲回祿之
告警在於踐位行禮之所一則由予否德二則由
予否德減膳避殿撤樂以示貶責仍令論思諫爭
之臣悉陳厥咎 貞純王后撤簾 王乃親總庶
政甲子春加上尊號于 貞純王后曰光獻受羣
臣賀平壤城內火延燒五千餘戶遣副護軍李相
璜慰諭蠲恤如北關仍侑于崇靈崇仁二殿以妥
之以正衙重建不可緩也樸斲既集有以遇灾興

仁陽諸狀 七
役諫者亟命停之至冬始告竣臨御以受賀諫臣
朴崙壽請正賊裕之罪裕之辛酉疏敢肆禍心旨
意凶譎都人尹姑曲埃徒薪之語直犯不道久為
國人所憤至是以背馳先王沮戲大婚用極律
洪在敏者以注書授疏謂廷臣之不能對揚慈
聖其意顯售甚間王深燭而嚴斥之大臣以下
同聲請誅乃教曰論其罪則固罔赦然亦何責乎
渠即予誠未足以孚人德未足以化人不能使一
世之人曉然見事事物物各有至當之義故如在
敏者矇然自陷若赤子之入井可哀非可怒也不
教而刑聖人之所不為予雖否德不忍為是也卿

等不須汲汲於討一在敏入告出語之際闡而明
之發而揮之俾不知者知之知之者繹之民志壹
而世道靖則君臣上下并享和平之福在敏亦將
自悔前見之悖繆而日遷善之不暇矣予則曰此
個義理勝於討在敏萬萬也命竄之海島念故儒
臣朴在源戊戌抗疏之忠贈爵謚以旌之乙丑正
月丁酉貞純大妃薨是歲大妃周甲也已自
前冬議上號曰隆仁冊寶成具禮儀進于殯殿
象生也上徽號曰昭肅靖憲謚曰貞純王追慕
不已大小祀饗必親竟三年未或命攝祭需命勿
定於被灾諸邑丙寅金達淳初拜相職請褒朴致

遠尹在謙教曰政院日記入於洗草 先朝所以仰請 英廟所以特許蓋不欲以不忍見不忍提之事留其文蹟於世間也祖子孫自是一體 英廟 先朝所不忍者若施褒贈於今日則非但如有得罪恐負 兩朝聖意矣達淳又陳疏 王語筵臣曰全篇陰慘而諱諫云者當屬何地又曰不及於 先王所秉者所謂殺無赦過於 先王所秉者亦所謂殺無赦於是國論沸騰遂置之法三司論沈煥之罪惡最其兩奏絕悖降在句語根抵於達淳忠愛等說窩窟於裕賊營護凶逆眼無君毋請追削其官仍請正金觀柱漫漶裕獄矯誣

先王之罪并從之初 正廟之在春邸也龜柱之從叔漢祿者為龜柱陰募死黨將謀危國本引胡寅論唐中宗時事其言絕悖 正廟雖燭其逆節以事關 聖躬貸而不問及庚申以後諸賊皆其支流觀柱即漢祿之子也至是始正漢祿龜柱追律命逆家婦女緣坐者保授其家仍發配勿復用該部該廳拘囚之劄永為式九月雷 王曰一陰一陽之失序猶當恐懼修省不敢以九月十月有間也命減膳三日令中外臣庶袞闕時政悉言無諱丁卯命復洪樂任官樂任即 惠慶宮弟也曾於辛酉邪獄任事者藉而搆殺之非 王意也至

是 慈齡望八患侯沈篤乃特宥之以慰悅 慈
心焉判敦寧府事朴準源卒舉哀闕庭親撰碑文
以責墓道以江陵貢蓼驅民勸採之為弊命減貢
三之一仍嚴飭以紓民力時有李敬臣之獄根窩
披露以金鍾秀為歸於是聲討齊發請正其罪批
相臣劄曰今日諸賊之罪尚忍言哉其地處則戚
畹也其包藏則凶心也圖危國本之計思之骨驚
詬誣莫重之狀言之髮豎其本專在於讎視國家
亂我義理窩窟則龜祿也根柢則龜祿也三大罪
之斷案已成八字言之凶心益彰非祿賊則無以
助龜柱之凶圖非龜賊則無以倡漢祿之逆腸真

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至於鍾秀敬臣首尾相連
血脉流通以受 先朝罔極之恩之鍾秀反甘心
營護而矯誣之狀如彼以在遐土蟻蝨之賤之敬
賊亦挺身傳習而凶悖之言如此龜祿裏也鍾秀
表也鍾秀根也敬賊枝也痛矣一轉而再轉皆是
前身而後身乃命鍾秀追奪官爵黜庭享戊辰以
內帑綿布之用命兵曹入五十同該曹判堂疏言
非古法 王賜批優獎即命還下勿以一疋留中
先是因邪學並禁燕中購書儒士病之乃命許經
史及醇儒文集申嚴奇紋緞疋之禁因臺臣進規
教曰立志者為學之肯綮也居敬者明理之樞機

也明理者吾心之圓鏡也克己者孔聖之心法也紀綱者係一國之安危也節用者在一身之奢儉也立志然後學問進而德業廣可望居敬之效居敬然後心主一而志不擾可期克己之功克己然後於是乎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衆物之私不敢勝公至於紀綱之振與不振用度之節與不節特一舉措之如何而已此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何患乎為國之不治何慮乎一身之不善乎己巳正月壬午進致詞箋文表裏于 惠慶宮仍行進饌以冠禮回甲之在是歲是月述 正廟乙卯延禧堂進饌之禮以

體昔日孝思也咸興民家又被燒至數千戶遣承旨朴宗薰慰諭蠲鹿茸頒丹木如癸亥諭八道四都道守臣若曰民也者王者之天也食也者民之天也國無民國不為國人無食人不為人若夫飢寒不離於身勞苦不休於時愁歎多聞於閭里徵斂日加於蔀屋抱刻骨之弊而莫由得聞有不堪之苦而莫由得達為人君者雖欲愛民保民亦何得哉粵在 英廟朝五紀治平專在於愛百姓懲貪墨勤勤孜孜 聖德大功史不勝書 先朝仁政無非出於愛民而德化膏澤遍施八方雖億兆之衆愚夫愚婦無一不蒙被化澤抑亦予小子之

仰觀者也又我英廟令守宰製進民隱詩其切於民弊者除之省之亦我先朝凡民之困苦者有達于聖聰即命除之省之而又嘗飭道伯守宰以書以策歷陳農務民情九重深邃而萬民之苦樂不勞而得徹此予小子所以每思仰法者也顧今三陽載新萬品咸蘇而八方民生之憂患困苦正在於此時守令以民生之困苦閭里之艱難備陳其由亦具救濟之道以上道臣道臣收聚遍看拔其尤最善者區別論理以聞至於四都留守親加裁定以聞使小民之苦樂無一遺於予之親覽焉夏旱甚王乃親禱于南壇御步與屏繖蓋

躬祝押嚴齋令灌薦纔舉靈雨沛然袞衣盡濕都民環瞻至有感激泣下者飭諸道勸民代播仍令免稅教曰雜穀雖不如禾稻賴天之靈善為成就則吾民可以有食有食而得生為民大幸也豈可與小民較其口吻之物况先朝戊午亦有蠲稅之命在今日又為繼述之一事者乎廟堂請令中外防出穀減其直教曰移民移粟雖為聖人之所笑然孟子之意蓋謂不治本而只治末也非謂不可移粟也此猶然矣今若此土之穀使不得賣於彼土則是閉糶也自一邑言之境內之民雖重於隣邑之民自朝家視之内外八方之民皆吾赤子

也古之為將者投醪而飲三軍今邑邑皆不出穀於境內則他邑之民將益窘急豈不患貧患不均之義也且利之所在刑法不能禁今若於凶年勒使減價而賣則令有所不能行而富者必不出積穀之心此亦不可不念處十分講究毋徒擾民也錄中外死囚之久未決者六十餘案傳生者居三之一秋八月丁酉 聖嗣誕生粵六日癸卯率百官親上致詞箋文表裏于 王大妃 惠慶宮嘉順宮仍御仁政殿受賀 嘉順宮上箋始此命中外凡諸舉行一依 惠慶宮所行之禮教曰今日之慶即國朝百年內初有之慶也親上 殿宮

之賀箋仍受大庭之祝嵩天日清和神人胥悅此時蠲恤之政宜及中外之民諸道舊還及拯劣米五分一各貢舊遺在限一萬石市民徭役限一朔懸房贖限三十日蕩減以示識喜同慶之意是歲饑湖西南最甚教曰今年兩湖慘歉之狀何待年分狀啓而知之今則秋事已訖滌場在即民情之遑汲必當倍甚於收穫之前夙宵憧憧之念食不甘而寢不安大抵救荒莫先於紓力紓力莫急於寬賦如還餉身布之或停或蠲代錢代捧等事多有道臣狀啓所不敢循例陳請者今若拘於常格下不得條舉上不思濶狹則嗾彼頤頤之類尤何

仁陽誌
十三
以支保乎今年兩湖年分狀啓勿循例套凡可以
便民益民之事毋論有例無例大小巨細斟酌參
量勿為趨趨直為陳請則自上當拔例處分至於
尤甚邑進上三名日方物物膳朔膳以下諸貢獻
物種並依甲寅年例限明年麥秋勿為封進 殿
官所封亦為停免外此邑辦民斂之係於享上納
官者亦依甲寅例量宜蠲免俾紓一分民力尋發
內帑錢及胡椒丹木分賜湖西南京畿華城加劃
湖南賑穀數萬石於所請之外庚午營繕工役及
年例燕賀並命停之以歲饑也大司憲金履度疏
論掖隸增額批曰昔在先朝有別技軍武藝出

身故子遵此而行之者非耀耳目壯軍威之意是
復舊制也然卿能盡言無諱使予欲無過者亦卿
之忠也誠喜朝廷有直言極諫之臣也有何惜一
隊兵哉加選武藝別技軍并還付訓局批王堂金
啓河陳勉疏有千羊一狐之褒特賜帑帛以表之
辛未因經筵講義念遐鄉衛士傾產累足守衛寒
餒之苦命廟堂大會鄉民之編屬衛士來者於通
衢一一曉撫詢其疾苦以聞仍飭諸道採訪民隱
以啓教曰大抵有災異之時則國家無事域民安
樂由此深知災異必出於聖王之世安知非今時
之不有頻見者反為天心之有怒哉雲觀敬體此

仁陽記
意察望之際十分謹慎務從實直飭中外獄囚重
者勘處輕者疏放毋得牽連留滯飭都民調飢之
政廣抄貧戶親臨賜米鄉民之流寓無依者招集
賜米冬十二月關西道臣以土寇洪景來叛狀馳
聞賊起于嘉山郡守鄭著死之是時民不知兵歲
且荐饑賊乘時猖獗清北八郡潰以李堯憲為巡
撫使開府節制遣中軍率京營兵往討之教曰清
北諸邑皆已收復彼定城餘賊之假息肆狡亦將
幾日誠不足為憂但予所怛然怵然者即平民或
致無辜而橫罹脅從或至誅殺之濫加也賊之為
渠為魁者與頭目隨從之甘心同惡者必不過幾

許箇而外此則皆愚蚩無知之氓為飢寒所迫為
威虐所逼耳此輩之所犯雖曰罔赦以聖人泣囚
祝網之心推之其實可矜不可怒也原恕而勞恤
皆我親上死長之良民也予雖涼德豈敢不顧謬
上天好生之心乎每觀前史為將者或不免以屠
戮為事甚則殺害平民虐增首級此皆上千天和
下虧人理者也焉有仁人在上不忍於人如彼哉
今王師致討雖是不可已之事以吾民殺吾民亦
何安於心况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聖人攸訓而漢
光武焚書篋以安反側裴度以皇帝命赦蔡人豈
非可法於今日關西之事者乎今日之急務誅戮

仁陽記
十五
反輕而招徠為重曉諭為先而奠安為次體予良苦之至意紓予西顧之憂者顧不在於方伯閩鎮守宰之一心對揚乎壬申夏四月關西賊平初官軍破賊兵于松林賊遁入定州據險自守城堅不以時拔至是巡撫中軍柳孝源火攻破之斬景來等獻馘 王教曰亂平之後安民為急民邑復舊之政論功行賞之舉講究行之仍命進獻之出於民者並停蠲還穀之停與逋者亦蕩減饋賑以安貧民除庸以慰鄉軍將士之盡忠立懂者庀其葬錄其孤西人之奮義効力者特獎用之多至顯職其有誘脅誑誤者肆赦不問於是人情大安如未

始有搶亂也賊發之初熊岳副都統以皇旨領甲軍到中江為聲援遣安州牧使趙鐘永勞問犒其軍是月受平賊賀于仁政殿秋七月丙子冊 元子為 王世子丁丑御仁政殿受賀教曰日吉辰良冊儲禮成此乃皇天 祖宗篤佑積慶於邦家者也上而供 殿宮嘉悅之歡下而答臣民欣告之心况今番凡百儀節皆用己卯庚申之例而予小子不洎之慟又如庚申冊禮時 聖教矣當此遇慶識喜之時亦為仰述之一端諸道己巳舊還十萬石貢人舊遺在一萬石市民徭役限二朔洋人徭役限三十日蕩減己巳以後遇歉諸道停退

軍布錢分數蠲減結錢僧役稅錢貢錢亦為一體
量減此即予小子仰述廣慶而不敢有過之意也
九月遣大臣酌獻于永禧殿以聖祖龍飛舊
甲而時在靜攝也開國勲一等諸臣家並遣官致
侑以先朝周甲誕辰日命於華城鎮南樓前聚
四民賜米試境內儒武賜第推恩于六十一歲人
蠲市徭庸示是歲寓慕之偏在是地也癸酉以
王大妃周甲慶親上致詞箋文表裏受賀頒赦命
內閣開局校印正宗御製全書既成又以詩若
文合編於列聖御製繼印莊獻世子睿製至
明年夏役始竣奉藏于奉謨堂華寧殿及五

史庫甲戌畿甸嶺湖南饑命停方物朔膳甲冑節
扇之貢頒內帑銀貨丹木胡椒以濟賑需船運關
西粟哺畿民乙亥十二月乙丑惠慶宮薨逝
王慟慕甚至凡典禮儀文必詢議斟酌以行之嚴
於制義篤於伸情一以誠敬為歸廷臣以服制為
疑王乃博採羣議教曰本生降等通上一也
雖無於禮以予小子今日罔極之情昔年追慕之
心當起義而服制况有程朱定論大臣館閣之議
又如此無復可疑以本生降等磨鍊以入遂定以
大功九月朝臣雖無服制以從上之義進見用淺
淡服以終九月之期此亦王義起裁定得折衷

之宜也上謚獻敬以禮祔于顯隆園丙子以舊甲重回致侑於忠烈顯節兩祠及文正公尹焯忠愍公林慶業遍及殉節斥和諸臣追述英廟故事也丁丑二月甲子詣太廟景慕宮行世子謁廟禮三月甲寅行世子入學禮命蠲襄陽貢麥戊寅麗王諸陵之在開城者歲遠荒廢耕樵不禁至有犯葬塋域者王聞之切責守臣罷其職亟令修之申明禮官奉審之規每歲守臣以聞仍命收錄王氏遺裔以示朝家不忘舊之意己卯三月壬子王世子冠于景賢堂禮既成教曰國有大慶而惠不及民誰與為慶命施蠲惠于貢

市民及諸道舊還有差夏湖西水遣承旨鄭元容慰諭仍施蠲恤八月行世子嬪揀擇之禮豐壤趙氏膺選副司直萬永女今王大妃也以十月壬寅王世子行親迎禮王御崇政殿受羣臣賀頒赦庚辰夏价川郡有水災遣直閣鄭基善慰諭蠲本道鹿茸常貢之半以濟之辛巳元朝行賀儀親上表裏于王大妃以舟梁六十年也三月己未王大妃薨王哀慕如庚申議上徽號曰睿敬慈粹謚曰孝懿領敦寧府事金祖淳上疏引朱子永阜陵議狀歷論健陵宅兆之可憂不可以為千萬年之圖仍辨本陵卜兆實非先王

仁陽記
之睿定遺旨請新卜吉地舉灤水之遷行魯祔之禮 王泣而賜批曰 大行大妃平日以是大憂屢為下教於小子者也今見卿疏尤不勝摧咽悶悚即令大臣卿宰詢議以奏議既上教曰盈庭之議無一異同登筵齊奏皆請遄斷是謂大同遂卜地于 顯隆園西岡子坐之原以九月庚申遷陵合祔禮成時遍審封標天作之吉兆又與 園寢隣近情文允叶及 舊陵啓隧果有水患僉曰此舉乃吾 王誠孝之感也秋有輪行乖疾自西而來旬日之間都下死亡以累萬計 王大加憂厲廣施隱恤特遣亞卿行禳災祭于諸山川兩西

並設厲祭慰祭寔遵 正廟己未故事仿成周齎辜之制也先是有自燕肆購來皇清通考新編者其載本朝辛丑四大臣事誣蟻失實 王聞而取覽大驚憾亟命專价辨正刊去誣奏句語壬午使還以改正本賫來乃以事告于 廟春幸華城謁陵園駕還教曰近年以來每欲一番洞諭而未果一自祗謁 陵園益不勝耿耿者即裊子女事也渠輩果何干犯一曲海島天日不見嫁娶不議而人倫廢矣風雨不庇而男女幾於混處矣囚首鬼形啼呼凍餒欲生而不得生欲死而不得死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嗚呼我 先王以篤友之聖德

庇保其父於必死之日此一國臣庶之所共欽仰者顧予否德冲歲嗣緒竟使不免於罹辟而况其捏合於邪獄而殺之者又萬萬不近理者乎無干之支屬繫禁拘迫使其生不如死不亦甚乎搃而言之由予否德不能善繼而善述也寧不怵然而悚恧乎矧當此年孺慕之懷自覺疊疊今不明示予心更待何日其令王府姻子女所居圍籬防守即為撤去俾其任便居住自同常人其男女婚娶之需自內備下亦令宗親府主管從速舉行嗚呼今茲之舉寔推本於先大王篤友之聖心而以示我萬世子孫也因戶曹判書沈象奎筵奏教曰

年來經用之匱乏雖已聞知猶不料若是之遑急也既聞之後安可袖手而已卿與惠堂及諸備堂會同停當上自御供以至糜費一一查整免稅搃為準何事為踰制何端為啓倖一一查整免稅結之在法當收還者亦為查櫛以聞耽羅沴氣熾行死亡甚多特遣御史慰諭仍行慰祭兼訪民隱十二月丙寅 綏嬪卒逝 王哀慟踰節內下銀子萬六千兩教曰 慈宮平日為念終事有別置者出給戶曹量宜補用大臣諸臣議服總麻三月議謚顯穆宮曰景祐園曰徽慶癸未既葬服除視事猶御素衣冠大臣言其違制 王曰便着非

法服故燕居以縞素之意也予雖固陋若是法服
喪服豈用之乎竟以終三年也 魂宮之奉於昌
慶宮內 園官之改稱參奉輒有守經之論據禮
以爭 王曰親喪之固所自盡上一也予亦豈
不折衷於情禮之兩得其宜而致使有憾於終事
之際乎又曰今以予為過則予當以為親之心受
以為過不敢辭也又曰予不過象生之義而已非
敢越制也凡隆殺損益之間無不博詢審處而至
於情不可已禮所得為則確然不撓嚴乎別嫌之
義而極夫報本之誠於是兩無所憾矣以庶流限
品疏通詢議于大臣卿宰仍令廟堂銓曹講究議

定著成節目施行甲申三月詣 大報壇行禮以
涖灘舊甲志風泉之感追述 英廟甲申故事致
侑於宣武忠烈顯節三祠義州諸義士壇及泉漳
人壇下送香祝諭祭錄用李提督祀孫秋領敦寧
府事金祖淳自關西還奏辛壬亂後戶多流亡孤
兒寡婦無依無告歲且荐歉舊還空簿無處指徵
之狀 王特命蕩其逋糶六萬九千三百餘石俾
為一路殘眠奠安之方乙酉判中樞府事金思穆
以八十六歲回司馬榜 王曰此朝廷吉祥也援
先朝盛事賜几杖宣法醞仍致侑于慶恩府院
君九月乙未親祭于 健元陵 王世子從焉以

太宗定鼎漢師上壽 太上殿之歲月日也施
賞賚于將事諸臣丙戌春教曰節屋春窮何歲不
然而今當前秋大無之餘哀我畿甸湖西之民何
以為生入則室室懸磬出則村村絕烟其得免啼
呼顛連相抱而委壑者幾希古人以匹夫匹婦之
不獲尚為其恥况予為民父母不能使八方黎庶
常享含哺鼓腹之樂而凶年饑歲徒致幾萬生靈
流亡顛仆之患而莫之救尚何心王食錦衣之安
且美乎念彼鶉鷄頗頷之狀不覺忸怩于中而繼
之以涕也移粟設賑之舉才有成命為方伯守臣
邑宰者固當竭其心力活我餘遺顧予憧憧耿耿

之懷實未敢一時慙忘有不足而無自忤茲下帑
銀錢丹木白礬以補畿湖四都賑資廟堂量其饑
口多少劃付各營使之原定外別設以示予忸怩
不敢忘之意至於鄰里之曉諭相貸耕種之勸課
及時抄飢之漏濫饋給之精否在於邑宰之賢不
肖當待畢賑另行賞罰而亦當別遣繡衣以為按
廉之地令廟堂措辭知委于京畿湖西四都方伯
守臣俾各惕念對揚丁亥春二月命 王世子聽
政軍國大事則自決之教曰予自辛未以後多在
靜攝之中雖或粗安有時常致機務多滯國人之
所憂即予所自憂也世子聰穎年漸長成邇來之

侍坐攝享意有在耳遠稽有唐近法 列聖代聽
之舉予心已定一藉分勞以便調養一使明習以
達治道此 宗社生民之福也咸造在廷爰告大
計王世子聽政一依乙未節目舉行 世子陳疏
懇辭批曰今日之事不亦宜乎予勞爾不思分而
予誰望乎况國朝故事非止一再我家禮則然矣
爾何辭讓之為噫孝友恭儉敬天愛民即 列聖
心法相傳敬之戒之毋怠毋忽克體予付托之至
意疏至三又批曰予勞爾代即亦天道之經予豈
非經之是蹈乎敬之哉四勿修身之本九經治國
之要克勤克儉不作無益視遠聽德用孚于人心

以是月庚子御仁政殿受聽政賀告于 廟社宮
頒赦命 世子嬪產室待五月設廳秋七月辛酉
我 主上殿下誕降粵七日丁卯御仁政殿受
元孫誕生賀 世子上疏請進號批曰所請出於
人子之至情予非不知但人之自知亦明予以否
德叨承丕基惟其心凜若臨淵將及三十年生民
困窮百度咸墜重以靜攝之故不能自強至使汝
分勞代決以屬舉國之望如是而何敢自比於古
昔先王之盛舉也且此事猶孝之文也爾若念予
委寄之重好學勤政法祖愛民使將殆之國勢厝
之磐泰之安其為孝之實豈金泥玉牒之觀美一

仁陽言
時而已是所謂三牲之養不如養志也爾其勉諸
世子迺率百官庭啓以請 王猶謙讓不許啓
至五始下勉循之教乃議上尊號曰淵德顯道景
仁純禧 王妃尊號曰明敬九月辛亥受冊寶於
慈慶殿受賀於明政殿明日 世子行 兩殿進
爵禮于慈慶殿戊子以 王妃春秋滿四旬二月
壬午 世子進爵于慈慶殿 王與 王妃同臨
以受慈孝融洽祥和溢於壺闈十月因雷異減膳
避正殿適於復膳之明日雷又動 王以悚慄之
心有倍於初下教責躬又減膳避殿五日冬 世
子以 王聖壽四旬御極三十載兩慶並湊於明

年援 宣祖 肅廟 英廟故事請稱慶進饌
王以歲儉靳之䟽至再益懇乃許仍教曰念彼飢
眠實深不安爾須體予此意凡百儀物一從簡省
然後尤為養志之孝也已丑元日受賀于仁政殿
二月丁丑 世子率百官進饌御明政殿受之行
九爵之禮越三日又進小酌于慈慶殿仍行內宴
十一月命 元孫為 王世孫冊禮擇吉舉行
仁祖己丑冊 顯廟為世孫歲甲同符禮合繼述
以是年定號待來歲行禮也庚寅摹寫 御真
世子書標題安奉于奎章閣之宙合樓遵 正廟
故事也五月壬戌 世子薨 王悲哀之中復親

仁陽記
庶政未嘗示以威容而辭教之間往往有不忍讀
者禮官據喪禮補編受教請服斬衰三年 王以
三代以來歷代及國朝所未嘗行也引 正宗丙
午 文孝世子服制命斷以舊制禮官復援 仁
祖朝諸臣議請詢于大臣儒賢遂行斬衰之制賜
謚孝明廟曰文祐墓曰延慶八月己丑葬于揚州
之天藏山即今 綏陵也 世孫冊封吉日自前
歲已有消定至是教以 英廟甲申 皇朝洪武
故事兩合於述先從周之義王世孫為東宮講書
院衛從司改稱春桂坊受冊用原定日九月庚午
御仁政殿行 世孫冊禮受賀頒赦命蕩減諸道

舊還各貢舊遺在蠲市屢徭役及軍錢結錢僧役
稅貢錢有差以示廣慶導和之意時臺閣多懲討
之論因相臣聯劄教曰國家不幸遭五月之酷變
予上為 宗社下為生民雖不得不復臨國政然
亦何心焉君臣上下收拾已亂之心神以調護予
躬以輔養冲孫懷保小民挨度歲年尚懼其不及
而首尾六七朔之間朝廷之上無他猷為日日紛
紛若將不及者非彈人殺人之論則一無聞焉此
果何許時乎古今之稱凶者莫首於四凶而鯀以
汨陳而殛其餘皆流也放也竄也豈聖人柔弱之
致原天理察人情適可以止故耳必如後世之屠

仁陽詩光
戮殄滅然後為快哉予竊有訝恠者今日廷臣未
見有以教化導予者而惟望予之果於誅討予本
否德故謂不足語仁而然乎太失於柔故欲其立
威而然乎使予果於立威則亦豈今日廷臣之福
也况近日聲討諸人之事皆是丁亥以來事端無
論誰人何事於予心其果所欲聞者乎若謂予欲
聞則是無人心天理也尚亦何言今此縷縷者政
所以淑人心靖世道者也先自卿等體認予意相
與告曉而對揚則實亦國家之大幸也辛卯五月
八日酌獻于景祐宮昨年即綏嬪周甲也酌
獻既有成命遽值悲遑寢閣至是以是日行禮仍

遣承宣致侑于朴忠獻公壬辰春教曰當今年追
念皇朝再造之恩天高地厚報答無所風泉之
感於何可憑宣武祠征東官軍祠遣承旨致侑平
壤武烈祠一體致侑獻官道伯為之至於本國殉
難樹勲諸臣之忠之勞又豈可忘徒川戰墟因禮
堂言已命致侑而其尤卓然而著者亦不可無示
意曠感之舉忠烈公宋象賢文烈公趙憲忠烈公
高敬命忠武公李舜臣殉節之所與同殉將士設
壇致祭祭官以本道守令中秩高者擇差兩忠烈
及文烈家今無祿仕之人奉祀孫令該曹問名收
用文忠公李恒福文靖公尹斗壽忠翼公鄭崑壽

文忠公柳成龍忠壯公權慄家廟亦遣承旨賜侑而祠版之在鄉者道內守令之曾經承旨人差祭嗚呼首尾八年之艱輸忠效節之人其麗何限禮繁則反屑今不可一一盡舉舉其最者而行之然曠感不忘之意實包於其中豈以或行或否而有間也既又命尚州醜淵三從事立愷處亦一體賜祭四月領敦寧府事永安府院君金祖淳卒 王震悼教日記昔庚申 寧考執予小子手而詔之曰今予以爾托于此臣必不以匪道輔爾爾其識之事如昨日言猶在耳逮嗣服三十餘年之間托之心替者非但以肺腑故也惟其勤勞忠貞

一心王室內而至誠竭力輔予以正外而彌綸鎮安弘濟時艱國家之保有今日伊誰之力真不負先王寄托之聖意而今焉已矣予之慟盡之外國事將何賴焉念及於此若濟失楫仍命賜東園副器親臨舉哀於闕庭成服日親撰文遣承旨祭之既而用宗伯趙萬永言詢議于大臣館閣追配 正宗廟庭秋有水災 王憂之罪已減膳遣近臣崇祭䟽決京外獄囚申嚴禁釀之令頽戶恤典特命加厚分遣史官遍訪齒豁則掩薶之滄壓則優恤之仍飭被灾諸道倣行之是歲畿甸湖西海西饑畿為最甚拜 陵還教曰畿輔國家根本之

仁陽記
地而偏被極備之灾致此大無之歲居常憂憫寢食靡甘乃於輦路益見其孔慘浮於所聞舉一反三全道可知宜有別般軫恤之政不嫌於經法之外旱田給灾國典所無而似此之時不可拘常令道臣待年分後就各邑旱田成川覆沙十分精抄別具狀聞特給當年之灾俾紓目前之急而若非畿民徭役偏多於今年畿內農形最歉於諸道又非予目見其實狀則俱不可許也非但他道之不可以此希望雖畿民亦不可視為常例廟堂知悉又教曰嗚呼肆予否德叨承丕基臨御三十有餘年之間無一可稱於懷保民生慰悅民志者而財

日益匱民日益窮駸駸然至於莫可收拾之境思之及此寧不怵于中今年年事自春徂秋亢旱為愆於播種之際巨浸卒瘁於穗穎之時加以風雹蟲霜無灾不備畿湖海三道之農形遂判大無民有何辜咎實在予當此隆冬之候哀彼失農失業之民將何以絲身而穀腹得免於轉壑之患乎莫曰九重深邃謂予不念於民情當錦衣之煖體而思吾民無衣之苦遇王食之適口而思吾民無食之艱一衣一食實不敢自安于心惕然怵然若恫在已凡係揀荒之政廟堂雖已講究區劃而此不過歉歲常典則其可曰盡吾之心乎苟利於民

尚何所惜茲又以内帑留儲銀丹木白礬特為頒
下俾補賑資至若抄飢之漏濫饋給之精否予當
有入聞之道待畢賑以為賞罰之地然為今日方
伯守宰者苟能體予夙宵憧憧之至意則必當殫
竭於調救慰恤之節而大臣頃以不堪任守令趨
即罷送為奏諸道之尚此寥寥是豈實心對揚之
道乎亦令廟堂更加申飭期有實效而惟我三道
四都之民明聽予心腹之諭無輕離鄉井無胥動
怨咨黽勉相資各安其生則上天至仁亦豈無嗣
歲之望乎又命三道正朝方物物膳並停封以助
賑需施都下抄戶賣米之政王城內開川下流湮

關遇水潦輒汎濫沈墊都民病之 王命濬之是
役也例有百官軍民生徒負役工匠赴功之規
王以歉歲不可用民力特令除之頒帑銀以濟之
仍命廟堂更為區畫察飭以 英廟庚辰地平為
準功訖其害乃祛時適移御慶熙宮癸巳冬昌德
宮之大造殿熙政堂火教曰顧予否德叨承丕基
天怒於上民怨於下歉荒荐臻民生顛連灾眚疊
至國儲罄乏興言及此拊心歎忸今此回祿之灾
又何為而發也大內殿閣蕩為灰燼 列聖朝臨
御之所攀瞻無地驚悚震懍靡所措躬一則寡昧
之罪也二則寡昧之罪也此雖與法殿有異不可

晏若無事減膳三日以示予恐懼修省之意而此
政君臣上下惕慮交勉之日廟堂體予至意俾盡
匡弼勵翼之義以副應天以實之道焉仍命廟堂
措畫財力營度改建權減嶺南關東貢蓼及四道
甲冑價米內局燕貿之半限三年以補其用甲午
春教曰當此陽和布德萬品回蘇之時哀彼無告
之赤子不幸遭值存歎加以癘疫流離顛連死亡
相續已極慘矜而又不能以時瘞埋使屍骸狼藉
於道路有足以干和而致沴靜究厥咎予實慚痛
三營門將臣率五部官躬往各其字內逐處搜檢
一一掩埋俾無草率遺漏之歎夏行京外徒流疏

放之政唯賦官逋吏不與焉配案中命區別付標
以入為其害於民也 王自庚寅以後勉抑至情
酬應機務一如平素而常忽忽若無樂及壬辰明
溫福溫兩公主又先後夭逝悲慼相續榮衛非昔
是歲夏秋屢示不豫冬偶有瘡候旬日之間醫技
罔效竟以十一月十三日甲戌大棄羣臣于慶熙
宮之會祥殿春秋四十有五在位三十有四年與
僮婦孺波奔雨泣窮鄉遐陬田夫野叟莫不震驚
號呼思慕至德從絕徼奔赴朝晡哀痛于闕下者
踵相接也羣臣議 王功德上謚謚法忠信接禮
曰文兆民寧賴曰安保大定功曰武柔德安衆曰

靖博聞多能曰憲夙夜儆戒曰敬安民立政曰成
繼志成事曰孝領敦寧府事趙萬永言 王德業
隆盛宜百世祀於是三公九卿館閣三司會議遂
尊為世室明年夏四月十九日戊申葬于 仁陵
即交河郡舊治後岡坐乙之原嗚呼痛矣 明敬
王妃誕二男三女男長即 孝明世子 世子誕
今 上殿下 殿下即位追尊 世子為 翼宗
大王次男夭逝女長明溫公主降東寧尉金賢根
次福溫公主降昌寧尉金炳疇俱蚤卒季德溫公
主未笄永溫翁主淑儀朴氏出未家而夭御製詩
文十二卷內閣校印編入于 列聖御製藏之

奉謨堂及史庫 王聰睿篤厚凝重淵深不威而
嚴不察而明臨朝寡默儀容肅穆不以色辭假人
而應接之際溫粹謙和無滿假矜莊之意以尊尚
儒賢委任廊廟為治本政要凡小大進言輒翕受
如不及其有不中於理者亦未嘗遽折之於一切
事物絕無好樂之偏燕居常終日危坐宦官執御
罕與之接唯書卷翰墨怡心於政務之暇奎藻甚
富而或散佚不收宸翰亦臻其妙而退然不以自
命於書無所不覽過目輒記經史性理之文究心
體認務歸實用以至典章儀文法律制度無不默
識而該括 王之於學可謂有本而有末 王之

於道可謂不偏而不倚故不屑矯矯之行而澤有以普被生民不求赫赫之譽而功足以大服人心三紀治平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不其盛歟然王之所以致此自有為之大本者蓋聞仁孝恭儉乃人君之大德文王之止於仁武王之達孝堯之允恭禹之克儉經傳所稱可紀也王之於仁得自天賦至仁所推公以為治恕以處事自冲歲養德以至晚年久道粹然如一日雖蟲豸蠕息之微不忍拂其性而傷其生含有愛恤之意不以遠近踈昵為間施之於政保民為先或有言及生民利病閭里疾苦者雖尋常造次之際必改容而動聽

一雨一暘 聖念憧憧遇水旱饑饉輒發倉以振之或船粟以哺之每停糶餉以寬其力必捐帑藏以濟其食裁省至及於正稅蠲減特先於貢膳憂勤優恤靡不用極諸道以燒戶滄死聞者雖少必加恤於恒典之外多者則輒遣近臣慰撫之每歲春正宣綸以飭方岳臣省耕必勤止輦以詢貢市民弊瘼必釐邪寒盛暑命出輕囚衛士之呼寒者衣之大雨則訪頽戶而奠之凡政令施措語默動靜無一事不在於惠鮮懷保常曰財賦出於民以事上者不可以私意濫費府庫之藏將以有用也不當出而出當出而不出其失均耳故慎賜與絕

仁陽詩狀
零餘嚴立規度皆所以愛民力也其於刑辟尤所
兢慎遇慶而施䟽蕩值灾而行審讞哀矜惻怛之
意常寓於律令條例之內情法有疑則必博詢而
裁之未嘗以喜怒為輕重唯事關倫紀罪犯贓污
則不之貸至於干名義而蔑天憲者不得已行生
道之殺而亦必欽恤服念國論大同然後施之辛
酉以後之治邪獄也壬申之勘西賊也龍蛇之化
常多於鯨鯢之戮若夫出治大範御世苦心亶在
於全保世臣故終王之世除非身犯惡逆名載
丹書者蓋無罹辟枳廢之家此王之仁也聖人
有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王之謂歟王孝性

天至已自孩提儼若長成雖嬉戲娛悅意所甚欲
者正廟不欲則不敢為一有所訓奉之終不敢
復焉事殿宮一於誠敬無間然而於正宗常
致嚴畏於孝懿王后益盡親愛正廟亟稱之
王以冲年失怙至痛在心奉貞純后孝懿
后惠慶宮綏嬪極容色之愛盡志物之養洞
屬如不及和敬兩至定省必以其時風雨寒暑不
以為間或有故輒以內豎問今日安否內豎還
王乃喜及莫亦如之中歲惟綏嬪在世王事
之彌謹必先意順志曲盡其歡宮闈之間和氣藹
然綏嬪每致膳於王王適厭進亦必少嘗

嬪又勸又嘗雖一飯數至未嘗徒還也 綏嬪常
 處養心閤為近 王所壬午以後 王每獨立凝
 望王色淒然若有覲而不得也當食輒停箸不進
 曰不能下咽聞者無不感泣淑善主 王之妹也
 撫愛特至其下嫁也在外邸三日悵戀如遠別其
 還也迎勞甚備及出閤以不得源源為恨問訊贈
 遺無虛日或有所求必委曲副之聞其將入宮則
 喜見於色惟日以樂友之篤孝之推也嘗於夜對
 宣諸臣饌命有老親者懷果脯以遺之亦所以錫
 類也奉先之思誠意純一征謨事功率以堂構為
 義所戒慎顓在琴瑟之更絃 廟宮享祀每躬將

必省拴物眡脩漑齊齊如也勿勿如也初獻既成
 禮儀使以入次啓 王植立若不聞百辟肅雍莫
 敢失儀朔望拜 真殿春秋謁 寢園未嘗或闕
 焉季秋親祭于 明陵孟冬親傳 太廟香祝時
 王候已多不逮節而羣下未之知居無幾而仙馭
 遽賓嗚呼痛矣此 王之孝也經曰因嚴以教敬
 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其所因者本也 王之謂歟 王之德性以敬為
 體表裏動靜粹然無間尊祖事親以至臨民御下
 皆是敬也以莊重端穆之度存戰兢臨履之戒自
 少坐必跪卧必正終日無戲言望之儼然有儀而

仁陽詩集
三十四
可畏即之藹然有德而可象對越一念常所憧憧
語及日月風雨必致尊而不敢忽容光所照未嘗
跛倚將卧則雖暑必闔戶迅雷輒肅然變色整襟
而坐不霽則竟夕不遑寧遇灾眚雖小恐懼怵惕
若無所容飭中外無敢諱也對常膳必以貌偶或
不適亦不以訾見有遺粒必令拾取曰天之所賚
民所以為天可不敬乎優待高年雖微者亦異之
禮接臣僚疾病靜攝之中移次蒼遽之際非承史
則止之酬酢謹嚴民國訂謨講讀規戒之外終未
聞一言及於燕私尤致意於敬大臣每甌卜必盥
手整衣冠端跽而批其名其進見也辭令必謹雖

甚病不以褻服以至憑几之日亦然此王之恭
也禮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又曰中正
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王之謂歟
王性不喜奢華寢御之室惟書史硯几而已凡
珍異玩好之物悉屏去不留曰焉用此為徒喪人
心志耳盤膳絕竒衰之味服御無錦綺之飾衮章
法服之外惟苧絲之屬以至衾裯帷帳往往澣濯
而補綴之嘗進一半臂紋緞也王哂曰此果好
乎一御旋解左右不敢以復進王固不復索也
所居塗墁之剝泐者窓䟽之透缺者未嘗命之補
改黼筵肆席時多破敝宮中傳誦以為儉德之至

符于 英廟或以房楹迫陋請拓之 王曰容膝足矣何必侈大也是故內無修葺之工外絕營作之費東西兩闕俱以回祿有改建之役亦戒飭諄諄毋得侈麗裁復舊觀而止竟不增一椽也此王之儉也易不云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王之謂歟 王之有此四德皆出於性之自然率性為道已不與焉無一毫勉強作為之跡內外純粹顯微無間不雜乎王霸不眩乎義利上以承祖宗精一之傳下以詒子孫燕翼之謨親賢樂利沒世不忘者即惟曰誠而已夫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此天道也天道者君道

也天以元亨利貞行四時生百物而孰能彷彿其聲臭也哉亦惟曰誠而已故詩人頌文王盛德以配于天其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惟 王之廟號曰純不亦宜乎國人無智愚賢不肖咸曰大行受大名 王嘗自號純齋斯又非天道成始成終自然之驗與於乎至矣於乎至矣今我 嗣王殿下以臣宗薰事 先王久覲德也詳命臣以狀德之文臣慄懼隕越不知所以稱塞謹稽內下行錄旁掇德業之布方策塗耳目者撰輯如右惟兢兢焉不敢為夸辭以徵百世之惇

史云俞

議政府右議政 臣朴宗薰 撰

仁陵誌文

今年乙未上元

惟我淵德顯道景仁純禧大王在宥三十四年
久道化成百僚奉職各守其位萬姓樂業各安其
生以至跂喙肖蛭蠢動含氣之倫無不各得其所
仁聲仁聞洋溢八域臣民不祿以甲午十一月初
六日有疾不豫十三日甲戌禮陟于慶熙宮之會
祥殿春秋四十有五近自王宮國都遠而深山窮
谷莫不悲號哭踊如喪之慟無間中外苟非盛德
至善入人之深何以致此嗚呼盛矣嗚呼慟矣大

臣率百官謹上尊謚曰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廟號
曰純宗以乙未四月十九日戊申大葬于交河
之仁陵坐乙原禮也今上殿下命臣以幽宮
之誌臣悸恐戰越惟懼不稱敢撰次如左謹按
王姓李氏諱珪字公實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
孝大王之子母妃 睿敬慈粹孝懿王后金氏清
原府院君靖翼公時默女也 綏嬪朴氏是實生
王而 孝懿后以 正宗命取而子之定號
元子 綏嬪贈領議政忠獻公準源之女也先是
文孝世子卒 正宗深以儲嗣為憂及己酉秋
宮人夢飛龍之祥既而 綏嬪有娠視瞻清炯神

彩異常宮中上下皆以為大慶之兆庚戌六月十
八日 王誕生彩虹亘于廟井神光繞於宮林
正廟就而視之曰是兒福祿非吾所及也 王自
在孩提聰明絕人甫二歲冬至 正廟賜以新曆
蓋喜 王之將添齡也 王時自抱中受而披覽
仍拈書屏上同文而指之左右莫不聳異稍長益
敬畏 父王雖尋常娛嬉之事 父王所不欲為
即不敢為未嘗違拂事 殿宮無間然而於 孝
懿后敬愛尤著 正廟亟稱之庚申春冊封 王
世子行冠禮六月 正宗昇遐 王冲齡嗣服諒
闇之制已如成人羣臣之進見者語及 先王必

泫然流涕失聲掩抑國人服其至孝焉時 貞純
后垂簾同聽政事無大小 王一皆稟決罔敢或
專也初 正廟之在春邸也戚臣金龜柱之從叔
漢祿者為龜柱陰募死黨將謀危國本引胡寅論
唐中宗時事其言絕悖 正廟雖燭其逆節以事
關 聖躬貸而不問及 王新遭大喪主勢孤危
羣凶餘孽乘時益張脅持壅蔽至賊臣權裕之疏
而其計又欲沮敗 先王已定之大婚老臣忠愛
之語發於前席三揀不為之說行於一世禍將滔
天聞者寒心賴 貞純后聖明炳燦折奸力扶大
綱遂以壬戌冬行嘉禮 宗社得以復安自 王

之親總萬幾嚴淑慝而辨忠逆甲子首施裕逆律營護凶賊目無君母者舉國之罪人也追削沈煥之官爵公肆矯誣基間兩宮者 慈聖之罪人也竄洪在敏于海島干犯 先王義理凌逼莫嚴者三朝之罪人也賜金達淳死為奸凶窩主上下四五十年本乎龜祿之凶圖接以煥裕之逆案陷一世於夷狄禽獸之域者金鍾秀為之魁實萬世之罪人也丁卯追施逆律黜庭享龜柱漢祿並與其徒黨支屬各以其罪罪之於是乎天討大行國是乃定有所謂西洋學者自北而來數倫敗教流洙傳習人多誑誤遂亟施誅鋤闢之廓如此乃

王衛道斥邪之大政而龜祿之徒藉其事構殺惠慶宮之弟洪樂任非 王之意也後 王卒復洪樂任官 王以冲年失怙至慟在心奉 貞純后 孝懿后 惠慶宮 綏嬪極容色之愛盡志物之養洞屬如不及定省以時寒暑無曠有故輒使內豎問起居見其還然後乃安也已已 王世子生陳賀于 殿宮因相臣建白進號 綏嬪為邸下尊奉視 惠慶宮儀節乙亥 惠慶宮薨逝廷臣多以服制為疑 王追惟所生博採古禮定為大功之制而服之辛巳 孝懿后上賓 王哀慕如庚申因領敦寧府事金祖淳言移奉 健陵

而合祔焉壬午 綏嬪卒逝 王用大臣諸臣議
服總麻三月既除御素衣冠以終三年也 王事
天奉先尤致敬謹所御寢室雖暑必令閉戶未敢
對天而卧語及日月風雨必致尊而無慢迅雷肅
然改容必整襟拱手坐而待止凡大小灾異飭中
外無得諱而不聞輒求助而消弭之 宗廟享祀
必躬將潔粢盛眡滌漑憧憧粥粥也春秋必祗謁
寢園歲以為常有自燕肆購皇清通考而來所
載本朝辛丑四大臣事誣讒不忍言 王大驚憾
亟遣使辨正刊去誣奏句語使還告于 廟國制
舊有宮寺臧獲籍于案而世其貢為民切骨之冤

或以 先王遺意為言 王即命火其券撤壯營
之鉅費以還大農減藥院之別供俾紓諸道癸亥
夏關西關北灾冬江華饑出内府之藏停本道之
入己巳兩湖大饑命道臣蠲欠逋寬租賦辛巳沴
癘大熾死亡相續而關西尤甚遣近臣禳于境内
壬辰大水特行䟽决宥者屢十百人自是凡大侵
之年極備之灾輒宵旰憂勤曲加優恤盛暑祁寒
必出滯囚軫凍餒至于末年未嘗或廢辛未關西
土寇起殺長吏陷七郡 王遣兵討誅之官吏之
死事者旌褒而錄其孤民人之誘脅者肆赦而復
其業飭守令勞徠安集不暮年而民忘其亂 王

慎惜名器一切官職罔或濫授而尤敬禮大臣每當甌卜必整衣冠端坐而書其姓名其晉接也雖甚病不以褻服對之禮貌必謹也丁亥命王世子代理軍國大事自決之遵國朝故事也是秋世子上王尊號淵德顯道景仁純禧王妃尊號明敬庚寅世子薨冊元孫為王世孫王勉抑至情復親機務而壬辰兩公主又相繼夭逝王雖不以疚憾見於色榮衛內鑠恒忽忽如無樂竟以无妄大棄羣臣天乎慟哉以王大德必得其報而壽止中身理難諶斯然聲教被於當時先烈垂於後世親賢樂利生榮死哀於戲不忘

之思將與天壤而俱已又何盛也廷臣議王功德宜百世祀遂尊為世室焉王妃金氏籍安東永安府院君忠文公祖淳之女誕二男三女男長孝明世子今上即位追尊為翼宗大王次夭逝女長明溫公主下嫁東寧尉金賢根次福溫公主下嫁昌寧尉金炳疇俱蚤卒無育次德溫公主未笄淑儀朴氏生永溫翁主亦夭翼宗妃趙氏豐恩府院君萬永女誕今上殿下王姿表特異廣頴隆準方口重頤龍顏渥丹體相豐偉望之儼然有威而可畏也即之藹然有德而可親也天性孝友恭儉敦重仁恕不以事物經心燕居常

終日危坐罕與人接耽讀墳典於書無所不覽過目輒記以至典章儀文無不默識而該貫奎藻宸翰皆臻其妙而退然不以自居專意經傳心究體驗務求實用故王之學一以誠信為本不喜赫赫之譽矯矯之行而三紀之間治化熙洽民受其賜者實基於此中年惟綏嬪在世王事之采謹必先意順志曲盡其歡綏嬪每致膳於王雖適不欲必下箸嘗之雖數亦然綏嬪嘗處養心閣為其近於王所及卒王每獨立凝望王色悽然若有所覲而不得也當食輒停箸不御曰食不下咽聞者為之感動泣下淑善主王之妹

也撫愛尤篤其下嫁也在外邸三日王大以為悵其還也迎勞如遠別及出閣以不得源源相見為恨問遺無闕日所言必從所求必副聞其入宮必指期而待喜見於色觀者感服素不喜芬華自奉甚淡泊服御無錦綺之飾盤膳絕竒袤之品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處之晏如玩好之物悉屏去不留曰用此何為徒喪人心志耳宮室之狹陋者未嘗拓而新之曰不過容膝何用侈大為也至於裊衾帷帳之屬皆令澣濯而補綴之宮中嘗進一半臂紋緞也王笑曰此果好乎受而御之經宿即解而不復進也臨朝淵默儀容肅穆羣下不敢仰

仁陽言先
視及其對人而接物也溫粹謙和無滿假矜莊之色朝臣進言必虛懷聽納善則取之用之不善則舍之未或以聲色威罰加諸倉卒故人莫不輸其衷誠尤重民事周知稼穡之艱難故每御常膳必貌而對有遺粒則必命拾取曰民之所以為天者豈可忽也常曰財賦出於民以奉上不可以私意濫費府庫之積將以有待也又不可以當出而不出故終王之世絕營作慎賜與勸課農桑愛養民力而遇有水旱盜賊饑饉癘疫輒蠲蕩賑貸傾帑而不惜也約以持身寬以御下不遷怒不貳過舍己取人從善如流未嘗以作為害事故教告簡

易而易知政令純一而無雜迄于季年朝野寧謐用心至仁雖虫豸之微惟恐其或傷見人有老者雖卑必優視之又以為刑辟者人之死生係焉欽恤哀矜出於至誠未有無辜而橫罹者也竊嘗論之自古懿君哲辟代不絕書而不雜乎王霸不眩於利義者蓋鮮矣惟我大行大王以天縱之姿接前聖之統治法政謨粹然一出於正堯舜之則大無為巍蕩難名禹湯之克勤克儉不邇不殖文武之德之純善繼善述王實兼有之而不與焉嗚呼其至矣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王之謂乎臣以肺腑之餘蔭

托日月之末光親炙薰陶二十餘年其得於耳目者固難殫述而今於狀德之文華而不實溢而不衷則不但後世之無以徵信抑亦有違於平日謙光之至德謹撮其大槩寧約無濫云爾

弘文館提學臣金道根撰

封王世子教命文申 正宗二十四年庚申二月初二日乙酉

王若曰周儲冊而一日三朝黃帝元吉唐禮冠於中春二月朱芾斯皇庸循彛章式舉寶典咨爾元子御 純宗天挺秀異祥叶虹流日就溫文謨詒燕翼皇穹篤佑會夫子以降之年 祖宗垂庥符壽母載夙之日 宗社神人之攸托緝熙光明之

是期 三殿供繞膝之歡祇奉遇物之誨八域繫延頸之望夙著好學之誠義經蒙養之功仁聞疊疊漢文豫建之策予意遲遲迺做大戴筮賓之儀先舉元聖祝雍之禮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物象既備於三加謀人而協謀龜而從位號誕膺於貳卨大庾其兆猗 肅祖載冕之辰用申於千乃 寧王受冊之歲茲命爾為王世子爾其念茲付畀之重體予誥戒之勤一人有慶之符萬年无疆之祿益勉克勤而克敬可見丕顯而丕承於戲尊聖學而振文教自是我家大度遵王道而斂箕福蓋亦列祖宏謨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臣洪良浩撰

竹冊文同上

王若曰壽祿無疆寅修三加之禮宗祧有托申

鞏萬年之圖爰參彞章誕宣嘉典咨爾元子宗御純

諱膺昌熾運挺岐嶷姿其生也夫子降彩之年天

地人相與維時則慈宮流虹之節月日辰俱良

望之儼而即之溫自是帝王家器度言有則而動

有法已見學問上工夫祥暉駐長樂之春蓋體遲

遲又久之意元朝展廟宮之謁悅承洋洋如在

之音竊取三善寓物之規思循兩儀成位之義冠

而命字策而定號考之禮則得其倫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在於事而順且吉文章煥然有述符聖

祖攸行之儀物采務從省繁導寧考祈永之旨

天時叶慶萬品屬回泰之期輿情導和八域騰重

離之頌茲命爾為王世子爾其懋昭令聞永受弘

棋精一執厥中即我家傳授之法涵養須用敬乃

聖門貫徹之工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

同奠厥磐泰升如恒如南山如松柏如詒爾多福

施及子孫而哲吉罔不在初惟恭儉可以養德學

以親賢而進念茲在茲勤是修業之要無逸乃逸

遇物則誨縱自愧於身教順志為心尚克欽哉面

命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議政府領議政 臣 李秉模 撰

上尊號玉冊文 純宗二十七年丁亥

維歲次丁亥九月癸卯朔初九日辛亥世子臣 翼

諱宗御 誠歡誠忭稽首稽首謹上言伏以永言自求

多福方仰對天之宏休大德必得其名庸進繪日

之嘉號載申景鑠式循丕彛恭惟 主上殿下淵

凝純粹之性姿精一授受之心法隆師親友之對

夙承 先朝華袞之褒繼志述事之思自在冲齡

嗣服之始 山陵遷兆至誠得吉地之宜 殿宮

承歡達孝放東海而準細韁履薄恒存寅畏之心

窮鄙解懸每推子惠之政儉于家則禹無間矣取

於人則舜有大焉天理流行而嗜欲退聽日用不

知而功利遠及建皇極而斂福王道無偏闡大義

而飾威邪氛夫掃德化自驗於悠久譬玄機之運

行品物並囿於生成若黃輿之厚載肆乃馨香之

升聞猗歟吉慶之鼎臻寶壽未躋於四旬已見抱

孫之樂徽稱仰請者三日亶由顯親之誠始以盛

德之撝謙不自居聖終諒至懇之難拂勉回止慈

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淵德顯道景仁純禧伏惟誕

受寶章仰承景貺鴻圖鳳曆垂後昆而熾昌王檢

金泥邁百王而光耀 臣 翼宗 誠歡誠忭稽首稽

首上言

議政府領議政臣南公轍 撰

樂章月日同上

高高惟天穹冒下土載厥生生孰聞而覩穆穆我
王儼思則之篤恭久道裳衣其垂帝眷克肖錫
无疆慶 文子 文孫承承駿命萬稼攸同百工
是式於千億禩不顯一德惟天曲

領敦寧府事臣金祖淳 撰

謚冊文今年乙未上元

維歲次乙未三月庚申朔十三日壬申孤孫嗣王
臣謹再拜稽首上言伏以龍馭莫攀薄四表而
纏慟鴻號載定揭百世而掄徽曷既形容祗增號

慕恭惟 大行大王德參高厚運撫熙雍符宣聖
降彩之年天挺睿智承 寧考遇物之誨日就温
文厦旃納造膝之規率惟正言正事謳歌聳延頸
之望藹然仁聞仁心萬機遂總於冲齡羣生徧洽
於洪化準海敷百行之本肅圭瓚而流祺居辰端
萬化之原穆旒宸而凝命溥惠澤於窮鄙肖翹端
蟬之咸濡昭儉德於卑菲聲色玩好之無累譬喬
嶽不運而雲興雨施之各奏其功若上載無聲而
秋肅春温之自適其序猗歟一德之符應致茲三
紀之承平䟽禁網而息民收文景反樸之效集化
圉而貞度有唐虞垂衣之風鈇鉞飾不怒之威掃

仁陽詩先
四十七
鯨鯢於西土帑庾傾無私之蓄莫鷓鴣於南州御
厨蠲悅口之供人自得於山海通衢焚宣頭之案
民始知有室家洪纖不遺廓山藪之並納關和恪
守戒琴瑟之更張乃至餘事之文章彌見中積之
和順在清讌游息之際常不離於篇翰雖咳唾散
落之餘動皆合於謨訓玄粹眇邈固魏蕩之難名
倬漢昭回庶文明之咸覩易簡之功既著和平之
福采隆天清地寧允叶得一之運日升川至方騰
於萬之祈何意調燭之昌辰遽揚凭几之末命周
壇之圭璧已屏百神震驚荆湖之弓劍空遺九土
兩泣盛德至善於乎樂利之不忘厚澤深仁庶幾

靈長之終賴眇予小子罹此大艱 宗社之不托
在身奉同瑁而怵惕穹壤之至恫貫肺睠羹墻而
皇瞿晨昏永違痛承歡之無所旬朔頻遞慨即遠
之有期日表龍章嗟莫容於摸繪景鑠鴻藻尚有
地於鋪揚載舉象行之徽稱式尊崇終之彞典中
正精粹合乾道之无疆悠久高明配文德於不已
安百姓而嘉靖乃武乃文憲萬邦而化成克敬克
孝質鬼神而建天地敢有溢辭勒琬琰而被絃歌
式昭永世爰命使臣奉玉冊上尊謚曰文安武靖
憲敬成孝廟號曰 純宗仰冀冲鑑俯格微誠金
編流芬匹三五而熙號玉牒增耀衍千億而裕謨

嗚呼哀哉謹言

議政府左議政 臣 洪奭周 撰

哀冊文 乙未

維歲次甲午十一月壬戌朔十三日甲戌 皇祖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
王昇遐于慶熙宮之正寢越明年乙未四月庚寅
朔十九日戊申永遷于 仁陵禮也黼黻既列羽
葆將啓祥車在門厥馬在陛于時雲淒兮兩儀色
慘風號兮萬井聲悲離宸居之肅穆就祖道之逶
迤千官奉紼而兩泣百神護輜而星馳惟我 主
上殿下慟燕謨之永違哀蜃儀之奄成屬下臣而

陳辭鑄顯冊而揚聲其詞曰 正廟中晚震位久
虛庚戌降聖遂命定儲 宗社泰磐四重令譽身
教物誨恭遵義方學惟時敏功則日將負展之歲
尚少成王膝廬哭泣孝于妣姜敬天法祖親賢愛
民得於家法天畀之仁三晝講讀一堂俞喟不習
自工餘事著述玄機默運化源自清繼述光前大
義闡明洋術瀆倫西醜弄兵不怒而威氛翳掃平
昭假 祖考禘祀孔虔或時命攝香祝躬傳迺觀
于華廼遷于灤至誠得吉天作高山敬禮大臣體
九經訓雖值靜攝不冠不見翕受敷施如流從諫
四門洞闢幽枉畢聞細糴寅畏窮節子惠宣頭燒

案祛民瘼弊潦飭掩骸寒軫流丐每遇歲歉減供
寬稅恫若解懸凜乎履薄馨香升聞天心孚格君
子抱孫前於不惑雖古哲辟治近四紀喜怒偏私
遊畋奢侈或有可議見於前史恭惟我后一出
天理由仁義行南面恭已有如不信百世以俟歲
行在寅前星忽墜至慟纏心天顏已頽无妄一疾
罔效藥試凭几道揚一國奄棄嗚呼哀哉法殿兮
空虚靈帷兮寂寞莫攀弓劍徒遺几曷悅王音之
若聆俊耿光之莫覲異平日之朝儀紛盈庭之衰
綽倚今嗣王新服厥命文顯武承以聖繼聖
太母垂簾保佑上躬與昔宣仁德侔女中庶仁

天之祚宋終悔禍於我東嗚呼哀哉鬱彼河山聿
卜佳域名師夙贊龍鳳騰形衣冠攸藏萬年安寧
寔天慳而地秘信有待於效靈嗚呼哀哉脩短有
數聖凡皆化夢九齡之無驗邈難晨於厚夜然純
德與仁心無能名而有成功亘萬禩而觀七廟刻
琬琰而被笙鏞嗚呼哀哉

奉朝賀 臣南公轍 撰

定世室告由祝文

今元乙未
正月十三日癸酉

皇矣 聖祖丕顯令德祗遹 正廟配天立極臨
御三紀咸熙庶績道接祁姚孝侔曾閔澤流位育
涵濡肖螭克勤克儉不邇不殖若乾無聲六氣靡

忒仁聞洋溢不已純亦在位靖共民以寧謚綱紀
振肅罔敢或越潢兵掃氛恩及從脅洋教熄邪化
闡關入魑魅莫逃鯨鯢就戮文弛武張春生秋肅
誠小祈永崇儒興學丕膺厖禔昭垂燕翼高拱穆
清大猷斯陟豐功懿德照映簡冊樂利親賢可謖
瑟赫鴻號崇終曷既揚烈緬惟觀德宜享世室殷
立三宗加隆昭穆漢尊二帝不待遞桃粵我家禮
可徵 列朝爰訪廷議早定宗祀永世不遷於千
萬禩縟儀載舉 宗祊增光於昭監茲陟降洋洋
敢曰掄徽禮有所式虔申告典哀薦洞酌

知製教 臣 宋持養 撰

仁陵表石陰記

前面篆大字朝鮮國
純宗大王仁陵

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
王崇禎紀元後一百六十三年庚戌六月十八日
誕生庚申二月冊封 王世子是年七月即位甲
午十一月十三日昇遐乙未四月十九日葬于交
河舊治後乙坐之原在位三十四年壽四十五

仁陵誌狀

仁陵誌狀

五十一



